恶魔与仙女（有道翻译）

张爱玲

中国有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边陲，一个超自然的边陲，一个迷信和宗教之间的边陲。在她对这些领域的异想天开的漫游中，作者并没有试图回答更多的宗教或伦理问题。l但她以自己有趣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传达了大量关于中国大众心态的信息。

粗略地考察一下当前的中国思想，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宗教。中国知识界一直是坚定的无神论派。我们不准备估计佛教对中国杰出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佛教在历史上受到了横扫一切的冲击，但它给普通受过教育的人留下的印象却很少。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种不可知论的倾向，中国文学中弥漫着一种巨大的悲哀。它只在物质主义的细节中找到快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小说家会孜孜不倦地详述吃饭和做爱的细节(完整的菜单往往没有特定的目的)。细节可以是欢快的，令人分心，而主题总是悲观的。所有对生活的概括都指向虚无。

全世界的诗人和思想家都意识到这种徒劳无益的感觉;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总是作为第一次启示而出现，并停留在那个阶段。一个又一个中国人看到一朵花的枯萎，为生命的无常而颤抖，但没有人敢离开那一点。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想法并没有驱使他绝望、懈怠、暴饮暴食或过度的肉欲，在欧洲人看来，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反应。

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不相信人个人在他的时间旅途中会去往某个特定的地方，这同样适用于人类。那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会反驳说我们是存在的，不管这是否有意义。我们自己做些什么并不重要，但是，既然只有适当地生活才能最好地享受生活，那么，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应该规规蹈矩——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履行家庭义务和社会义务。除此之外的一切都留下了空白——不是一大堆神秘的可能性，而是对思想的绝对捕捉，中国画上半部分的严重空白，没有它，画面就会失去平衡。无论是在艺术还是生活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知道何时停止，中国人以克制的美德而自豪。

当然，下层阶级无法在这种礼貌缺乏兴趣的稀薄氛围中维持自己。然而，在他们看来，那些被当作宗教的东西，不过是一堆堆杂乱无章的迷信——相信算命、鬼怪、狐仙、吃素等等。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祖先崇拜，而就知识分子而言，这纯粹是没有任何宗教意义的感伤，换句话说，仅仅是把孝道延伸到坟墓之外。

中国人的信仰

但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宗教背景。它对学者和俗人的影响的唯一区别是前者相信的比他们宣称的多，后者宣称的比他们相信的多。这样很多模糊的心理包含佛教与道教、后来的道教的占星术和神话故事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浸透了几个世纪，形成了与最初完全不同的东西。下层阶级的迷信只是从这个庞大的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碎片，而这个结构很少被视为一个整体，人们太想当然了。因此，这些迷信并不是迷信，因为它们与对宇宙的哲学解释有巧妙的联系。

这一哲学体系能否被承认为一种宗教，取决于其追随者的真诚程度。中国农民普遍认为他们相信，但如果被逼问，他们不敢承诺一个肯定的答案。至于知识分子，当他们宣布自己不信教时，他们说的是真话，然而这种宗教背景却暗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这是他们愿意相信的。如今，即使是最虔诚的人也会承认，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或许有兴趣研究一下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的佛教地狱

中国人有道教的天堂和佛教的地狱。所有的灵魂死后都要去地狱接受审判，所以地狱并不仅仅是基督教意义上被诅咒者的住所。阴影地带，虽然最初被设想为一个永恒的暮色之地，但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其中吸引游客的主要景点是拥有18层酷刑室的监狱。活人的灵魂在睡梦中从他们的身体中释放出来，游荡到地狱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老熟人，他们向他们展示了所有的风景。

关于鬼魂的肉体方面，在不同的说法中各不相同。更学术化的观点认为，鬼魂不过是浓缩的气息，是脱离肉体的人格的气态本质，鬼魂的样子是一个黑色或灰色的剪影，而且，它容易受到风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损，所以旧的幽灵比新的小。然而，大众的想象倾向于把鬼魂描绘成对死者的现实模仿。

被幽灵警察逮捕后，死者的灵魂将在一个由地狱之王和一个从有能力的鬼魂中挑选出来的精心设计的官僚机构主持的法庭上受审。在一些具有非凡美德的特殊情况下，被无罪释放的囚犯会登上金色的天梯。对于留下来受苦的罪人，酷刑的方法因罪行的性质而异。比如贿赂和腐败，惩罚是喝融化的铜。

灵魂的轮回

中等人会转世。来生的情况和事件，是由这个人上辈子的行为决定的。好男人出身豪门。如果他一直很好，但不是没有瑕疵，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作为一个女孩，女人的命运比男人更难。如果他行为不端，他就出生在较贫穷的阶级或动物王国的低等物种。屠夫会变成猪。欠债而死的人会变成为债务人工作的马或牛。(因此中国人有句感恩的感叹:“下辈子我要变成牛或马来报答你的恩情。”)

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的灵魂被迫喝下被施了魔法的遗忘汤，这种汤可以抹去过去。他们被推上一个巨大的尖刺车轮，在车轮的顶端，他们惊恐地往下看，从后面被鞭策，落入俗世接生婆的手中。虽然轮回的信仰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都很普遍，但也许没有其他地方能如此清晰地想象到它。婴儿屁股上有蓝色胎记，因为他们犹豫要不要跳下车轮，被一脚踢倒了。妈妈们宠着他们，责备地问:“你这么不愿意来吗?”

法律上的复杂性

对罪的惩罚可能在地狱里进行，也可能在来生，也可能在今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虔诚的儿子自己就会有试炼的孩子，而一个在背后鞭打女奴的女人就会在自己的背上遭受痛苦的皮肤病。有时候，惩罚会在人间和地狱同时进行。一个去地狱的人可能会看到他认识的一位女士背上挨鞭子;他一回来就得知她得了皮肤病，推断她的灵魂一定神秘地出现在两个地方。

同样，逮捕和审判的法律程序并不总是被遵守。在许多案件中，当一个人虐待另一个人，导致后者死亡时，法院可能会放弃手续，而让被冒犯的一方满足于自己抓住罪犯。鬼魂附身了这个人，他在死者的声音中揭露了自己的秘密罪行，然后自杀。另一种方式，更不符合宪法，只适用于骇人听闻的罪行，是通过雷霆。雷神一击就击倒了恶人，在烧焦的后背上写着对罪行的记述。“雷书写”的标本已被收集起来，并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黑社会的司法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有很大的猜测和自由解释的空间。因此，中国的诗意正义理论构建得无懈可击，容易证明，不可能反驳。

中国的超自然现象一点也不隐晦。黑暗的司法权是文明高级阶段中国司法权的精确对应物，只是它是一个完善的对应物。然而，由于其人的基础，这一制度并非万无一失。死者的灵魂在被带到地狱之前，通常会在城市寺庙——地狱的分支机构——接受初步的审判。名誉良好的已故总督会被任命为城中总督神明来主持地方法庭，他们很容易腐败。地狱里的总司虽然更有良心，但偶尔也会在记录上犯错误，提前把人抓起来。拖延了很久，事情摆平后，此人不得不“借尸起死回生”，而他自己的尸体已经到了腐烂的晚期。

为什么对棺材如此感兴趣

因为轮回保证了灵魂从肉体中独立出来，肉体只是暂时的，所以尸体在中国神学中不像在埃及神学中那样起作用。因此，中国人竟然如此重视尸体，这就显得很奇怪了。无论花费多少麻烦和费用，一个死在千里之外的人的棺材必须被带回家族墓地。中国的棺材质量越好，重量也越重。被设计成可以由四到六十四个人任意数量的人抬着，着火的房子里的棺材就表现出了一种极其痛苦的困境，对家人来说，正确的做法是留下来在地上挖一个洞，冒着被烧死的危险把棺材推进去。温暖干燥的坟墓通常是坚持的;后代会被打得粉碎，发现父母的坟墓潮湿多风，住着白蚁。因此，风水学的发展和发展，即研究祖坟的条件和环境对子女命运的影响。

对父母遗存的关注，可以用中国孝道情感的非正常发展来解释。中国人要求孝道是一种巨大的消费激情，由于它是唯一合法的激情，它达到了英雄的程度。一项对模范儿子行为的研究表明，他们是热恋中的人，他们怀着同类相食的自我牺牲的热情，从大腿上切下一块块肉，为生病的父母做药汤。他们对父母死后的安慰会高度敏感，这是可以想见的。

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非常小心地照料自己的棺材。他这么做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实际和远见，而不是出于自爱。农业社会的居民理所当然地储存生活必需品。人们常说中国富人“仓里烂米”。在一个比现在更广阔的时代，棺材和丧服是中国人为将来做准备而不会忽视的家庭用品之一。

对死者身体健康的关注并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接受审判的灵魂在转世前可能会被无限期地关押在地狱里。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争论，那就是被释放的灵魂是依附于他们的坟墓还是祖先的牌位。中国宗教的结构有许多松散的线，有时又连在一起。例如，决定论和美德奖励理论似乎是矛盾的，但后来由于最后一分钟的修正的引入，它们被调和了，这种修正凭借一些善行的力量改变了预定的情况。命中注定死而无嗣的老人有儿子;呆头呆脑的读书人通过考试;濒临死亡的人延长了十年二十年的寿命，以此类推。

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

中国人对不同的死亡有不同的感受。葬礼通告中的一个标准短语可以说明理想的结局:“老死，在主卧室里。”这意味着死者是一家之主，得到了适当的照顾，得到了适当的哀悼。中国人的礼仪意识并不排除装饰性的棺材，棺材的头部雕刻着“卢扑与貂蝉调情”的场景，也不排除葬礼上演奏*“哦，苏珊娜，别哭”*的管弦乐队。

中国人把死人说成“像仙女一样消失了”，或者“归西”(指佛陀的故乡印度)，并将棺材称为“长寿之器”。在这些委婉语的掩盖下，自然死亡或多或少变得可以接受，而意外事故和自杀以及其他形式的非自然死亡仍然令人憎恶。死于暴死的人被剥夺了转世的权利，直到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取代他的位置。对生命的渴望，鬼魂试图引诱别人自杀。每当有人感到沮丧时，鬼魂就会把他嗅出来。如果它之前以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就会在未来的替代者面前悬挂一个圆环，而这个圆环里装着一幅可爱的花园的画。他把头伸进去仔细看，绳子就绷紧了。说到事故，如果一辆车在某个街角撞毁了，其他的车也会经常在同一地点撞毁。另一个例子是位于上海郊区的乔州游泳场，这里每年都会发生溺水事故，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鬼怪似乎像蜘蛛和猛兽一样，受到本能的支配。

类人的骗子

中国人把超自然与低等生命联系在一起。狐仙子，花木之灵，是一些瞄准人类形态的次人类——最令人羡慕的存在状态，因为它是最完整和最令人满意的。由于不满于自身的贫穷和无知，有进取心的动植物精灵们被迫走上了偷窃的道路。他们通常会以美女的形式来找男人，吸取生活的精华。

人类的世界和鬼妖精的世界相互叠加，同时占据着同一个空间，构成了一个非常拥挤的宇宙。势利的超自然生物来折磨那些运气不好的人——那些身体上或道德上虚弱的人——但总是远离那些幸运的、正直的、有官阶的人。人们生活在审查制度的可怕的综合压力之下人类社会加上冥界，再加上那些贪婪的灵魂，他们会利用人们最轻微的弱点。然而，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不害怕那些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一种更弱、更暗淡、更稀释的存在形式。故事讲述了已故的丈夫可悲地试图阻止他们的妻子再婚，但总是徒劳无益。另一方面，鬼魂的生活比男人的生活更加单调和有限，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完美的。

道家天堂

道教的天堂只是道教的天堂，尽管有玉殿和碧玉的记载，但那里盛行一种干净的白色空虚的气氛，象征着老子的”无为”政策。其余的传说都是建立在原住民信仰的积累之上的。玉皇大帝直接统治着庞大的天上官僚机构，间接统治着人间和地狱。他还对各个神圣的地方拥有封建的统治。大地上才华横溢的美女，如果英年早逝，就有资格获得神庭少女侍从的职位。天上的少女如果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或在仪式上咯咯笑，就会被下放到人间去爱、受苦，并为流行传说提供素材，这些传说通常把短暂地远离永恒的幸福描绘成一种享受。天上官僚之间的高度专业化，给我们带来了文神、兵神、财神、长寿神等。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城神，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田神，每个房子都有两个门神和一个灶神，每个湖泊和河流都有一个龙神。除此之外，还有无业仙子。

亵渎容忍

尽管中国的天堂结构宏伟，但它的色调比中国的地狱更苍白，而且没有那么确定，因为它与人类的重要关切关系更少。然而，如果中国人从不从字面上理解天堂，他们就能在合适的时候诱导自己进入一种信仰状态的目的。关于他们顽强的想象力，可以从商业广播中找到一个简单的例子。绍兴戏(本地戏剧的一种形式)中的情侣们含泪告别了第一千次，当女孩停下来喘口气时，广播员插话说:“2172咕咕井路的王先生订购了六瓶香港足疗。”显然，这种插播并没有打破魔咒。

因为中国人不容易受虎头蛇尾的影响，他们的宗教可以忍受任何程度的亵渎。“玉皇大帝”这个称号也是“妻子”的戏谑代名词，尤其是霸道的代名词。在信仰和幻想之间可以发现的界限是很薄的。在神灵中，我们看到了王慕皇后，她最初出现在中国神话中时丑得可怕，但后来被美化成了一位美丽的老妇人;还有八仙之一的麻婆娘。两者都经常出现在生日派对的装饰中，但从未受到认真的崇拜。中国人并不反对这些仅仅是装饰性的人物与观音女神平等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没有基督徒能想象圣诞老人与他的上帝在一起。

救恩最小化

中国人的救赎因个人而异。对于那些满足于单调生活的永恒链条的人来说，做正确的事情相对容易，因为除了感情和理性的和谐之外，没有任何权利，这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人只要“去做内心平静的事”就行。从理论上讲，中国人认为意图比行为的结果更重要，然而，他们的特点是不一致的，施舍是为了纯粹自私的目的而公开征求和给予的——为施主“制造福气”。乞丐向你保证“一个铜板也不会掉在地上”。

那些对生活的现状感到苦恼，希望把生活塑造成他们内心渴望的样子的人，求助于佛教的智慧公式是在沉默、孤独、无为中产生的。这一原则大致在两方面影响着中国人。在忠贞的人群中，较为被动的人——主要是老妇人，命运对她们过于苛刻的妇女，受到丈夫冷落的寡妇和妻子——相信应该把自己关在家具简单的房间里，在那里通过抄写她们不试图理解的佛教经典来安静心灵。隐居消除了做坏事的可能性，由此获得的消极的善改善了来生的环境，在那里她们可能会期待更好的世俗幸福的机会。因为他们通常发现完全退出生活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们做出了慷慨的让步。以素食主义为例，它不仅消除了杀人的罪恶，而且当被推到极端时，还具有积极的价值，即戒掉所有煮熟的食物——被烟和火污染的食物。一个以水果为食的人会全身长出白发，然后像神仙猿一样跳下去，从而获得不朽的生命。然而，中国的素食主义者如此喜欢吃肉，他们发明了“素火腿”和“素鸡肉”，最好的是，“花素食主义”(与“素素食主义”相反)制度，只在每月的1号和15号，或在一个月里所有数字中有3或7的日子，或只在神圣的生日庆祝。就这样，虔诚的中国人拖着脚在尘世间进进出出，相信地狱里的办事员会忠实地记录下撤退的每一毫米。

运动的救恩

至于有勇无谋的青年，他们暂时从生活中抽身去获得知识和力量，以便他们回到世间时更加坚强、纯洁，能够把事情摆正。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头脑一片空白。在黎明和午夜，他们做深呼吸练习，吸收太阳和月亮的精华，帮助培养超人的“伟大的喷涌空气”。对中国人来说，体操运动总有一些微妙的道德意义与“建立呼吸”或“训练呼吸”有关。拳师的技巧与隐士的内心平静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相信通过运动来拯救的信念在中国的冒险故事中是典型的，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故事。这些传奇故事在青少年和相当比例的成年男子中非常受欢迎，讲述的是在山区首次学会拳击、射箭和军事战术的骑士改革者。要改善生活，首先必须超然，这一理论在中国以一种更实际的形式被普遍接受。

放荡不羁的精灵

有些人不满足于改善生活，他们的目标高于人类的地位。大多数人宁愿做仙女也不愿做神，因为佛教中神的地位——通常是辛苦成为圣人的回报——意味着作为天上官僚机构中有尊严的一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责任。一位慈祥的市长死后，如果市民们为他建造寺庙表示感谢，他就自动成为神仙。特别贞洁的女人，比如一个宁愿被邻近沼泽的蚊子咬死，也不愿与陌生人在同一屋檐下过夜的女人，通常会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寺庙;但是，她们是否能继续得到人们的关心，则完全取决于她们是否在作物、天气、私人祈祷的回应等方面尽到当地的义务。

更令人羡慕的是，道教出身的仙女们，过着林玉堂所提倡的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获得童话的正常过程，需要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印度式苦行，尽管没有任何肉体的苦行。神奇的捷径是由炼金术和上层社会的友好帮助提供的。一个仙女伪装成流动的和尚或道教，来到人们中间，挑选那些有”智慧之根”的人。之后的交流一两句空灵的警句，新皈依者就和救赎者一起消失了。五十年后，被选中者的一位老熟人可能会在山脚下遇见他，他的胡子还是那样黑。

同样，一个男人也可以完全靠运气加入仙女的行列。狐狸自学了魔法和神学，学会了把自己的呼吸塑成一个闪亮的球，习惯在月光照耀的夜晚把它抛来抛去。如果有人抓住球并迅速吞下，狐狸就完蛋了。想要长生不死的动物必须先通过人类这个阶段，由于它们要生存的距离比人类要远，它们在获取劳动果实的途中经常被抢劫。

仙女们受到庇护，悠闲自在，主要从事象棋、音乐、旅行和饮酒等温和的活动，在东方，这被认为是一种有教养的消遣，而不是一种恶习。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平面上，在仙境中的一天相当于在地球上的一千年。有人认为，就仙女而言，这只是一种麻木的意识。

大地精灵

由于仙女们没有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想要两全其美的男人创造了两栖物种“大地仙女”，这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发明。“土仙子”们除了多了不死青春的祝福，与普通的百万富翁并无不同。他们的住所隐匿在人迹罕至的山丘或山谷中，是一个更隐秘的伊斯兰天堂。偶尔与人类的接触增加了他们的优越地位的享受。有这样的故事:一个人横渡东庭湖，在一艘游船上看到他以前的朋友嫁进了一个土仙子家庭。”他被邀请上船，在出发时，他受到了盛大的款待，并装满了礼物。他一下船，全女子管弦乐队就敲起了鼓，唤起了一阵薄雾，我们的船消失了，再也不见了。

仙境让一个中国人alóne享受他的财富，免于他的家庭和宗族成员对他的所有要求。虽然在这方面是令人愉快的，但这种不负责任的存在状态剥夺了他实践与人相处的艺术的机会，这是中国人所擅长的。每个人都不愿放弃自己的专业，无论这种专业的实践对他来说是多么令人厌烦。因此，我们观察到中国人对童话的态度是既渴望又厌恶的双重反应。

爱重复

中国人的天堂，没有地狱那么受尊重，实际上是多余的。地狱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他们表现得还算不错，他们可能会期待无穷无尽的稍有变化的人生。在这种生活中，他们完成了命中注定的联系，无意中为未来的依附播下了种子，系上hätred的结，然后把它们解开——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因果结合。中国人已经在这方面爱上了生活，一旦他们发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坚持下去。电影《鸦片战争》现在已经被拍成了京剧，就像小说《秋榅桲》一样，很快就会以舞台剧、少年剧、闹剧、上海话的长民谣的形式出现;而同样的观众也会忠实地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去看它。拉威尔《波莱罗舞曲》中的持续重复在中国古典音乐中始终存在，无论主题是《杭宫之秋》还是《平沙落雁》。对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的坚定沉思永远不会达到高潮，只会停止，作为另一个作品重新开始。

人的生命，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如果把它看作一连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什么缺憾了。这一点在后来传入的任何宗教中都找不到相似之处。从而对抗高压的传教企业

在不同形式的基督教中，本土的教义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没有任何反击，没有大资本的支持，没有任何发言人，宣传文献，任何有意识地创造的和平与美丽的氛围，甚至没有任何经典可以依靠(佛教经典，从未普及，地区几乎不存在)。

头脑模糊是一种美德

但是，中国的宗教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下层阶级把虔诚视为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如果他们相信地狱，并据此行事，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无神论者则冒着完全不必要的受诅咒的风险。这就解释了中国人传统上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和尊重。如果他们与基督徒对立，然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基督教的地狱，情况确实会很尴尬。再说一遍，中国人对精确有一种厌恶，把它比作“粘着桥弹吉他”。聪明的读书人“喜欢读书，但不试图透彻地理解”。但是，无论精神上的模糊被视为一种美德，在宗教中，必然会有一些关键时刻迫使人们回答是或不是。

终极考验

当一个人失去了一切，是什么把他从绝望的低谷中拉出来，促使他走向另一个未来?在中国，这样的案例并不存在。虽然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勤奋的座右铭的追随者，“吃了苦中之苦，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如果他们在晕眩的攀登后跌倒了，他们就再也不会站起来了。他们非常欣赏外国人的一个品质就是毅力。爱迪生和富兰克林每隔一天就在中国的报纸上重申“失败是成功之母”。现代中国人把这种好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缺乏这种品质。

当一个中国人放弃时，他可能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他怀疑他所追求的与事件的大趋势不一致，虽然它可能是好的，但它不是及时的。上天永远不会站在失败的事业一边，无论多么值得，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所设想的中国天堂与现代的自然观念相吻合，而不是仁慈的基督教上帝。在这里，我们看到学术观点是如何影响大众宗教的，在这种宗教中，一个人总是会因为犯罪而受到惩罚——即干涉生命的自然进程——但并不一定会因为孤立的善良而得到奖励。

绝望的中国人

太容易顺从，中国人没有体育精神可言。在比赛中，当一个人到达目标时，其他所有人都停止奔跑。外国人觉得中国人非常讨厌，因为他们有能力用一句聪明的短语就把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一笔勾销。

这位伟人倒台后退休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如果他没有农场可以退休，没有儿子可以依靠，他就会放弃自己不拥有的东西去出家，去做道士，去做隐士。虽然如今连隐居都是昂贵的，但对于一个苦力，一个街头的皮匠来说，只要保持内心的空虚和超然，退隐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想知道，在贫困的中国，为什么自杀作为一种逃避手段很少发生在极穷的人身上，认为死亡肯定比乞丐或苦力的难以置信的悲惨生活更可取。在绝对贫困的情况下，向兽性的回归，理性让位给纯粹的极性;而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求生存的愿望，除了出于本能之外，也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他们说:“善终不如恶生。”当然，凡事都有限度。旁观者坦率地说，他们厌恶地看待那种生活状态，认为它是人间地狱，只有用生命的力量才能与之和解相信乞丐是在为前世所犯的罪受苦。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能使乞丐自己更能忍受生活，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乞丐就没有宗教了吗?

人类范围的局限性

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儒家看来，人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人的地位最重要的前提是人际关系，即使是人际关系，也被缩小为五亲(主子、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朋友)的既定格局。儒家思想在极穷的人中间是行不通的，因为它的前提是拥有一点钱或土地，用这些钱或土地来维持一个家庭，并回答社会的苛求。由于乞丐无法维持家庭或任何人际关系，只能利用他人的怜悯来消磨他们的道德，他们就成了宗教上的亡命之徒。

穷人必须与赤贫者区别开来。所有国家的穷人都以他们的宗教热情而闻名，因为对未来幸福的承诺减轻了目前的不适，所以他们更愿意相信。中国的穷人不可能比他们的其他同胞更容易轻信，因为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任何事情。如果说中国无产阶级似乎比他们的优等生更有宗教信仰，那是由于过度拥挤的生存状态，比平时涉及更多的人际关系、限制和责任。他们经历着我们的社会所教导的密切关注的状况与那些拥有财富使他们获得更大自由和独立的人相比，这种束缚更为强烈。

濒死的人也超出了人类同情的范围，因为痛苦引起的利己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绝。临终心理学在中国尚未被探索。所有涉及死亡的文学作品都只涉及旁观者的反应;因此，我们看到了许多怪诞或明显的闹剧，如幽灵警察无常，一个高大的小丑，白衣，戴着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看着我，祝你成功”。

——————————————

中国人既不关心存在的起源，也不关心存在的终结，迄今为止，他们抵制所有文明向生命的“为什么”的普遍运动。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对人类范围之外的事物的关注给超自然的精神提供了机会，使他们的影响被感受到，而这样的交流不仅令人不快，而且是危险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尽量避免想到死亡，中国人可以做到。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看到的生活的微小的光明领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宗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因为它只在一个范围内起作用，而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只能找到一种模糊的全面的悲伤。一切都是虚荣心，或者，就像京剧《黑龙院》里歌女说的那样:

我洗净我的手，洗净我的指甲，缝好要在泥里踩的鞋。